

当代名家名作精典

毕淑敏文集

BiShuMingWenJi

漓江出版社

毕淑敏精品集

毕淑敏 著

无

I267

B763-19

漓江出版社

毕淑敏精品集

作者:毕淑敏

出版:漓江出版社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:541002 电话:5638648)

发行:漓江出版社

印刷:桂林市新艺印刷照排厂

开本: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

字数:640 千字

印张:22 印张

版次:200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000 - 20000 册

书号:ISBN7 - 4357 - 2514 - 4/I·376

定价:36.80 元

作者简介

毕淑敏，女，1952年出生于新疆，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。1969年入伍，在喜马拉雅山、冈底斯山、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。1980年转业回北京。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，开始专业写作，共发表作品200万字。曾获庄重文文学、小说月报第四、五、六届百花奖、当代文学奖、陈伯吹文学大奖、北京文学奖、昆文学奖、解放军文艺奖、青年文学奖、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、台湾第17届联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。国家一级作家。内科主治医师。北师大文学硕士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冰雪花卉 | 1 |
| 紫色人形 | 9 |
| 雪花糯米粥 | 11 |
| 赶考的女人 | 19 |
| 预约财富 | 32 |
| 月饼的故事 | 79 |
| 婚姻鞋 | 86 |
| 素面朝天 | 88 |
| 提醒幸福 | 90 |
| 行使拒绝权 | 93 |
| 拯救乳房 | 97 |
| 血玲珑 | 304 |
| 预约死亡 | 568 |
| 紫花布幔 | 622 |

冰雪花卉

我喜欢去寿衣店。看那里的花和花缀成的圈。

那里的花朵板而有程序，像是被煮沸开而后晾干，毫无活力。

我曾经做过很美的花和最别致的花圈。

那是在一座充满冰雪的山上。山像一个大环，把男兵和女兵圈在里面。在我们之前和之后，那里都没有过女兵，我们便成为一个例外。

男兵们守在国界上，女兵们在后方。女兵们像嫩绿的豌豆粒，包裹着一层透明的水泡，只能看，不能摸。

女兵们很安全也很寂寞，没有几个男兵同她们说话。她们便觉得自己被冷落了。其实，每天夜里，她们都在许多男兵的梦境里走来走去。

班里我年纪最小，知道的事情又多又客观。

一天，我们正在做棉签。白白的棉丝缠在女孩们的手指间，仿佛那里有一只只成熟的蚕。

一个很年青潇洒的军人站在了我们面前。他是司令部干练的林参谋。

“请你们做几个花圈。”林参谋站得笔直地说。

“什么花圈？”班长问。班长是长得最丑的女兵，但我们都听她的。

“就是……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今后我们的队伍里，不管死了谁，我们都要给他送葬，开追悼会……追悼会需要花圈。”林参谋说。

我们都知道这段话，现在更感觉到它的英明与沉重。

国界，是经常需要用血来打磨光滑的，不然，就会出现许多毛刺。

我们手中的蚕在这一瞬变成了蛹。

“牺牲了三个战士。以前，我们是不做花圈的，因为男人们都不会。今后，要送花圈。因为大家都说——既然雪山上有你们。”林参谋讲得很肯定。我相信他以后能当将军。

“可是，我们也不会做花呀！”小宛抢着说。她是我们之中最漂亮的女孩。

“女人，怎么还能不会做花？”林参谋惊讶地耸着他那像鹰翅一样的眉毛。幸好他的羊皮军帽严肃地压住眉梢，否则眉毛会飞走的。听说在边境作战的时候他非常勇敢，在这一瞬，我不大相信这说法。

“是女人，便都应该会做花吗？我们之所以到雪山来，不就是为了证明男人和女人都一样吗？”

小宛很厉害地同林参谋争辩。于是我们都插不上嘴，只听她一个人说话。

“女人们当然应该会做花。不会做花的，算什么女人！”林参谋很喜欢同小宛吵下去，但首长的命令一定要执行，他硬起心肠说。

小宛觉得在我们面前丢了面子，便掉下眼泪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也不帮我说话！”

我们当然很想帮她，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我会扎花。”班长直到这会儿才说话。她原来只是听说小宛想同林参谋好，现在信了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！”我们都埋怨她。

“要有纸，彩色的。”班长是农村兵，会纳鞋底，绣鞋垫。

“有，有。”林参谋说着，从屋外抱进一大捆各色的纸。仿佛落雨天马路上铺了一汪汽油油彩，薄而娇艳。

大家立刻喜欢上了这些纸，愿意跟班长学做花。雪山上没有花，更没有这许多颜色。天是蓝的，雪是白的，被大风卷去了积雪的新鲜岩石是赭色的。我们已经快把这些美丽的颜色忘记了。忘记一种颜色不像忘记一句话，你会永远想不起它。

我们非常高兴，开始跟着班长做花。班长把人分成几组，有裁纸的，有折纸的，有用线绑花蒂的。不一会，桌子上就堆起一大簇花，好像春天里刮起一阵大风，把花都扫来了。

“不行！不能做哩！”班长把剪子甩到纸捆上。

“为什么不做？”小宛刚做完一朵粉色的花，想把它插在自己的辫梢上。

“没有白花。这太喜庆了！”班长皱着眉。

我们这才记起这些花的用途，一时间屋内很静很静，大家觉得做了对不起烈士的事。

打电话叫来林参谋。他是作战参谋，做花圈是作战的最后一个步骤。

“什么颜色的纸都有，就是没有白纸。”林参谋说。

我们都望窗外。雪山上有许许多多白色，可惜做不成花。

“那不成。”班长很强硬地说，“找吧！”

林参谋跑走了。他跑得很快，在雪山上是不会这样像马儿一样跑的，跌倒了就会永远爬不起来。可是林参谋没跌倒，他抱着一大摞白色的公文纸跑回来，说：“行么？”

班长说：“不行。没有皱纹，同别的纸不般配。再说，纸也太小，只能做出茶盅一样大小的花。”

林参谋这一次没有说话也没有跑。整个部队都没有又白又有皱纹的纸。向山下基地要，就是用特急电报把话儿捎去，也要半个月后才能把纸送上来。烈士们是一定等不及的。

“茶盅就茶盅吧！”班长叹了口气，又说，“花圈花圈，有花还得有圈。花归了女人们，圈可是男人的事。”

林参谋便去做圈。

白花确实很难做，先要把无格公文纸上的红色抬头裁去，剩下的纸片便只有包裹上钉的写字那块白布大小。为了和彩色皱纹纸配套，要在白纸上抽出皱纹来。

班长取来一支筷子，把公文纸像擀面条似地缠在筷子上。一定要缠紧，千万不能松了，一松，纹路就不细腻了。然后用两手握住筷子两端，猛地朝中间狠劲一挤，纸卷就皱缩到一处了。慢慢打开，一张有着像冰花那样无法预计图案的皱纹纸，就在你面前出现了。

班长做完示范，就把这活交给小宛。小宛用劲大了，纸就像被火燎过一样，裂出大洞。用劲小了，纸像光滑的少女脸庞，毫无纹路。小宛把抽坏了的纸扔在脚下，脚下就盛开了一地梨花。把抽好的纸做成白花，精巧得让人心疼。只是它们太小了，仿佛秋天寒冷的早晨，半开不开的野菊。

“太小了……”班长说。

“我们把几张白纸粘成一大张，不就有了吗！”我想这么简单的办法，她们怎么就没想得出来！

“不成。那样的纸是抽不成的。”班长和小宛一起说。

“我有一个办法。可是大家要发誓，永不对外人说。”

“我发誓。”我第一个表示决心，主要是太想知道谜底。

“你先讲。大家先别忙着发誓。”到底班长老练。

小宛掀开她的花枕中，露出她的枕头——一个包袱皮裹成的小包，板板正正，好像里面有个熟睡的婴儿。她抖开包袱皮，掏出一卷雪白而松软的纸——女人家专用的东西。

“这是我当兵时，我妈给的……我一直没舍得用……”

那纸真轻盈。像是一团云。小宛的家在大城市。

“女人家用的东西，恐怕不好……”班长沉吟着。她到底是农村姑娘。

“我们绝不对外人说！”我们异口同声，几乎举起右手。

班长和小宛做白花，又大又丰满，像新蒸出来的精粉馒头，非常新鲜。

白花做得越发多起来，遮盖住了彩色的花，便有了一番冷寂的凄凉。

该往圈子上绑花了，才发现林参谋扎的圈子根本就没法用。

他把旗杆折了，用竹条盘成一个个圆环，套在一起，用铁丝缠牢，像靶架一样精巧美观。

“你为什么不用筷子做一个圈呢？”班长嘲笑他。

小宛挺身而出：“我看挺不错的。”

班长看了一眼小宛，又看看林参谋，把竹圈丢在屋外。一阵呼啸的山风把竹圈掠去，竹圈快乐地翻滚着，像一架风车。

班长说：“这样的架子怎么能绑花呢！找个麻袋吧！把这些花背了去，洒在墓前。”

小宛出主意：“用钢筋焊吧！筑战壕和碉堡不是还剩很多钢筋吗！”

林参谋用钢筋焊好了圈子，威武嶙峋，像巨大而空洞的铁眼，看着我们。

大家把纸花往钢圈上绑,才发现最初扎花蒂的线绳不中用。钢筋上有许多铁刺,轻轻一蹭,线便像强弓下的琴弦一样绷断,纸花砰然坠下,仿佛遭受了无形的风雨。

“在钢筋上缠上布,这样,铁刺就不那么锋利了。”班长说着掏出一卷绷带,开始熟练地缠绕,仿佛钢圈是一位正在出血的士兵。

“林参谋,剪些细铁丝。在每朵花蕊上刹上一道。这样不但绑得结实,而且花朵不会低头。”小宛吩咐林参谋。

林参谋剪了细铁丝,最先递给班长,然后递给小宛,最后才给我们。

柔弱的纸花扎上了钢铁腰带,精神抖擞。

明天就是下葬的正日子了,我们要连夜绑花。

雪山上每晚只发一小会儿电。为了赶制花圈,今夜通宵供电。别处的灯火都熄灭了,电像洪水似地倾泻在我们屋内,白亮得令人陌生。

我们往钢圈上绑花。一人管白的,一人管红的,一人管黄的……班长说:“白花三朵。”管白花的女孩就走到钢架面前,唰、唰、唰,连绑三朵白花。“红花一朵。”管红花的女孩就走过去……

没有人知道花圈最终是什么样子。那个图案只闪烁在班长眼前。

小宛管的是绿花。那是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一种花。

我们来来回回像梦幻一样走动。夜已经很深。我们睡意朦胧。突然,班长说:“你们看——”

一个花圈的雏形,已经赫然在目。它像一个正要 from 母体中娩出的婴儿,带着淋漓的鲜血和蓬勃的生意。在素白的底色上,蜿蜒开放着星辰般灿烂的花卉。赤橙黄绿青蓝紫……不管自然界有无这等颜色的植物,它们在海拔 5000 公尺的雪山上,恣肆汪洋地开放着……

我们被自己的创造所震撼。一个尚未完成的花圈,似乎比一件成品,带给人更多的恐惧。它象征着死亡刚刚发生。

花圈的主人——几个很年青很年青的男孩,此刻,睡得好安稳。

挽联是林参谋写的,他的字很飘逸。有一个烈士的名字里有个字生僻,他练了一遍又一遍,直到写得十分和谐。

女兵们绑完最后一朵花的时候,电灯熄灭了,但是女兵们都没有发现电灯的熄灭,因为天已经大亮。

一个多么好的高原的晴天啊！女兵们坐卡车护送花圈到墓地去。花在太阳下显得非常艳丽，给雪山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风采。

本来是准备把花圈抬到墓地的，显出哀思的深重。但是没有人能抬得动花圈。高原偷走了人们的气力，使小伙子变得徒有虚名。

花团锦簇的圆环，像几枚美丽的胸饰，别在雪山的衣襟上。那半球形的几怀新土，已变成山的一部分，毫不惊心触目。

队伍默哀，队伍肃穆。队伍在这美妙的花环前倾倒，死亡也因此不再恐怖。

简短的仪式结束了。队伍已撤走，女兵们却还久久不肯离去。怎么，就这么完了吗？这些美丽的花呢？

林参谋把花圈集中在一起，平地矗起一座花山。

林参谋掏出打火机，风大缺氧，总也打不着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女兵愤怒地把他围住。

“把它们烧掉。”林参谋终于打着了火苗。

“为什么要烧掉？多么美丽的花啊！”小宛恳求林参谋。他们靠得这样近，以致林参谋闻到了真正的花香。

“让开吧。不烧，他们怎么能收到这些花呢？”班长说。

花在火苗温暖的爱抚中，欢畅地舒展开瓣叶，每一朵花都骤然增大，仿佛刚受到雨水的浇灌。整个花圈变为巨大的光环，波光诡谲，腾空姚跃，好像站满彩色的鸽子。女孩们惊奇地看到她们亲手扎制的花朵，在瞬息之间被火偷走了，魔术般地改变了颜色。白色成为银红，红色变为赤紫，蓝色在火中是纯黑，黄色在火中干脆成为咖啡色……火夺走了姑娘们的创造，它制作出一个更大更辉煌的花圈……

燃烧的都燃烧了，一副通红的钢架像恐龙的骨骼，凸现在苍茫的雪原上。烧不烂的铁丝奇形怪状地挂在钢圈上，风弹拨着它们，发出风铃般的叮当声。

火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信使，它袅袅地远去了。

“走吧。”卡车司机催促我们。

“再等一等。等凉一凉。”林参谋说。

“等什么凉！我们已经透心凉了！”女孩子们穿着大头鞋的脚使劲

踪，冻土上出现杂乱的脚印，仿佛有一群小巧的野兽在这里停留。

“等钢筋凉了，以后还要用。”林参谋抱着双肩说。

我和班长趴在卡车大厢板的最前头。风驰电掣的轮子，把晶莹的冰雪碾得瀑布般飞溅，我们便觉得自己像一头白牦牛从山上扑下，好不惬意。

小宛和林参谋背对我们站在车厢的最后头，手扶着拦阻货物坠落的铁链。我招呼他们站到前头来，他们连头也不回地说不用。

可惜无所不在的山风出卖了他们。风从车尾刮来，像川流不息的传送带。把他们的话端了过来。

“你以后，常来……看看我……”

“不……行……”

“到底是‘不’，还是‘行’？你说清楚嘛！”

很长很长的间歇，仿佛影片突然中断。我忍不住回过头去看，他们的背影相距很远，看不出丝毫破绽。班长怕打草惊蛇，把我的脖子像拧小鸡似地硬掰了回来。

“为什么！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你们不可能属于任何一个男人，你们属于整个雪山……”

“那你就再也不来看我们了吗？”

“会来的。不过，你别盼着我……”

班长忍不住对我说：“这我就放心了！”

我对班长说：“你到底操心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林参谋的确具有战略眼光。他每次到来都携带花纸和噩耗，还有那周而复始的钢圈。但做花圈的过程充满快乐，我们有条不紊地操作着，配合如行云流水。我们不断地发明创造，设计出人间罕见的花卉。小宛的脸庞是所有花朵中最艳丽的一朵，林参谋也名正言顺地同我们一道忙碌。

“这些花圈太美丽了！”林参谋不只一次由衷地赞颂。

女孩们的花圈，鼓舞着将士们更英勇地保卫着那道国界。

终于有一天。

“请你们做几个花圈。”一个陌生的声音说。

我们大吃一惊，端详着来者。

他很像林参谋，年青而潇洒。

但他不是林参谋。

那是1971年底，林彪事件的文件传到雪山。大雪封路，已无法通行。为了传达这个重要文件，林参谋接受命令，强行出车了。

他的车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我们终于深深懂得了什么叫军人的死亡。

那圈，那纸，那闪烁如银的灯光……都同以前一模一样，只是少了那人！

“我们，该给林参谋，做一个，最美丽的，花圈。”小宛讲，她的脸色像灯光一样惨白。

“可是我们所有会做的花样，林参谋都见过了呀！”我着急地说。

“小宛，这件事就交给你。设计一个人世间最美丽的花圈。”班长说。

林参谋下葬的那一天，我们从车上抬下一架特殊的花圈。圈子还是那么大，这是所有的官兵都看熟了的，钢筋不会胀大也不缩小。不同的是，花圈上罩了一层粉红色纸绞成的网子如纱如梦，仿佛一位新娘的盖头。

肃立的人群像铁壁一样沉默。突然，从纸罩后面传来奇异的啾啾声，仿佛那里悬挂着一块巨大的秒表……

呼啸的山风像一只粗暴的手，将纸罩喇地一声扯开，抛向无垠的长空。

啊！

冰雪花卉！

铁红色的钢架上，缀满了冰雕的花朵。怒放的花朵宛若水晶般剔透。在催灿的阳光下，把无数耀眼的金针，抛洒在蓝天之中。

我们站立在冰花圈近旁。少女温馨的气息将雪山万古不化的寒冰嘘热，便有点点滴滴情泪似的水珠，潸然而下。

花瓣渐渐地瘦了，花蕊渐渐地软了，花叶渐渐地垂了，花圈渐渐地小了

我们没有流泪，所有的泪，都凝到花朵里去了。铁锈色的钢圈像

沐在一场豪雨之中，无数溪流酣畅而下，冻土被敲击出无数小坑。

从那一次以后，做花圈的时候，我们再也不说笑。

许多年过去了。

我再没见过比那更美丽的花圈。

也许，该把那冰雪的花卉烧掉。火是生与死之间的独木桥。

紫色人形

那时我在乡下医院当化验员。一天到仓库去，想领一块新油布。

管库的老大妈，把犄角昏旮翻了个底朝天，然后对我说，你要的那种油布多年没人用了，库里已无存货。

我失望地往外走，突然在旧物品当中，发现了一块油布。它折叠得四四方方，从翘起的边缘处，可以看到一角豆青色的布面。

我惊喜地说，这块油布正合适，就给我吧。

老大妈毫不迟疑地说，那可不行。

我说，是不是有人在我之前就预订了它？

她好像陷入了回忆，有些恍惚地说，那倒也不是……我没想到把它给翻出来了……当时我把它刷了，很难刷净……

我打断她说，就是有人用过也不要紧，反正我是用它铺工作台，只要油布没有窟窿就行。

她说，小姑娘你不要急。要是你听完了我给你讲的这块油布的故事，你还要用它去铺桌子，我就把它送给你。

我那时和你现在的年纪差不多，在病房当护士，人人都夸我态度好技术高。有一天，来了两个重度烧伤的病人，一男一女。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一对恋人，正确地说，是新婚夫妇。他们相好了许多年，吃了许多苦，好不容易才盼到大喜的日子。没想到婚礼的当夜，一个恶人点燃了他家的房檐。火光熊熊啊，把他们俩都烧得像焦炭一样，我被派去护理他们，一间病房，两张病床，这边躺着男人，那边躺着女人。

他们浑身漆黑,大量地渗液,好像血都被火焰烤成水了。医生只好将他们全身赤裸,抹上厚厚的紫草油,这是当时我们这儿治烧伤最好的办法。可水珠还是不断地外渗,刚换上的布单几分钟就湿透。搬动他们焦黑的身子换床单,病人太痛苦了。医生不得不决定铺上油布。我不断地用棉花把油布上的紫色汁液吸走,尽量保持他们身下干燥。别的护士说,你可真倒媚;护理这样的病人,吃苦受累还是小事,他们在深夜呻吟起来,像从烟囱中发出哭泣,多恐怖!

我说,他们紫黑色的身体,我已经看惯了。再说他们从不呻吟。

别人惊讶地说,这么危重的病情不呻吟,一定是他们的声带烧糊了。

我气愤地反驳说,他们的声带仿佛被上帝吻过,一点都没有的伤。

别人不服,说既然不呻吟,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嗓子没伤?

我说,他们唱歌啊!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他们会给对方唱我们听不懂的歌。

有一天半夜,男人的身体渗水特别多,都快漂浮起来了。我给他换了一块新的油布,喏,就是你刚才看到的这块。无论我多么轻柔,他还是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呻吟。换完油布后,男人不作声了。女人叹息着问,他是不是昏过去了?我说,是的。女人也呻吟了一声说,我们的脖子硬得像水泥管,转不了头。虽说床离得这么近,我也看不见他什么时候睡着什么时候醒。为了怕对方难过,我们从不呻吟。现在,他呻吟了,说明我们就要死了。我很感谢您。我没有别的要求,只请你把我抱到他的床上去,我要和他在一起。

女人的声音真是极其好听,好像在天上吹响的笛子。

我说,不行。病床那么窄,哪能睡下两个人?她微笑着说,我们都烧焦了,占不了那么大的地方。我轻轻地托起紫色的女人,她轻得像一片灰烬……

老大妈说,我的故事讲完了。你要看看这块油布吗?

我小心翼翼地揭开油布,仿佛鉴赏一枚巨大的纪念邮票。由于年代久远,布面微微有点粘连,但我还是完整地摊开了它。

在那块洁净的豆青色油布中央,有两个紧紧偎依在一起的淡紫色人形。

雪花糯米粥

小蓉说：“我都要累零散了……”话还没完，就睡着了。没想到，眨眼功夫她一翻身，浑身的肌肉和关节就真的脱开了，好象有人把洋娃娃的缝线扯断了那样。

小蓉的鼻子嘴巴胳膊腿的摊了一床，只有心脏和大脑还在正常工作，所以小蓉自己一点也不觉得痛苦，正在做一个飞翔的梦。但是眼睛耳朵什么的就惨了，象一堆旧零件。而且长久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，天一亮，小蓉就会发现她成了植物人，躺在床上什么也干不成了。“咱们想个法子把小蓉粘起来吧。”见多识广的眼睛说，它看过的书最多了，遇事比较有主意。

一个声音答了腔：“那当然好了。我赞成赶快把小蓉修好。”原来是趴在一旁的左耳朵在说话，它长得很漂亮，尤其是下垂的耳朵根那儿比较软，这也是有福的象征呢。“但是到哪里去粘呢？修车铺早就关了门。”鼻子瓮声瓮气地插话。

大家吃了一惊，远处的脚站起来问：“为什么要到修车铺去呢？”这也是大家莫名其妙的问题。

鼻子耸了耸说：“只有修车铺才有胶水啊，破了的自行车带都在那里粘得结结实实。要不我们到哪里找胶水，把自己重新固定在小蓉身上？”

大家觉得这个鼻子看起来窝窝囊囊，思维还挺敏捷。心想这也许和它经历比较多有关。当人们夸奖一个人的时候，就说他的见闻广，“闻”不就是鼻子的功能吗！

“哼！百闻不如一见。”眼睛不服气地想。

大家虽然觉得用粘车带的胶水，把自家重新固定在小蓉身上，是一件不很雅观的事情，但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手扳着一个个指头说：“离天亮的时间只有6个小时，我们要赶快找到把小蓉粘

起来的胶水。马上行动吧！”

红嘴唇说：“小孩的睡眠不是要保持8个小时以上吗？我记得小蓉刚刚睡着，怎么就过了2个小时了？手啊，你腕子上的表是不是不准？”

手摆一摆说：“你一天吃完了饭就不管别的事，小蓉每天的睡眠根本就不足8小时，她要干的事大多了。好了，我们先不说这个问题了，找胶水的事大。”

“可是，除了车铺，哪里还有胶水啊？”鼻子发了愁，鼻梁上方出现了两行小小的皱纹。

眼睛不慌不忙地反问。“除了修车铺，就再没地方有胶水了吗？修车铺的胶水又是从哪里来的？大家要动脑筋想一想，不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”

大脑躺在枕头上说：“先到日用杂品店去找胶水，车铺的胶水就是从那里买到的。我只能给你们这一个答案，剩下的难题就要你们自己解决了。我和心脏留在家里等你们胜利归来。”

心脏使劲地跳了两下，表示自己的心情和大脑是一样的。

于是寻找胶水的队伍就要出发了。

计有：

眼睛1只（两只眼睛争执了一会儿，它们都抢着去，但总要留下一只看家啊。大脑最后决定右眼睛去，因为人们在瞄准的时候，总是眯起左眼，瞪大右眼。这说明右眼的精神更集中一些。）

左耳1只，（人们在倾听远方声音的时候，总是爱把手拢在左耳壳上，说明左耳更细心。）

鼻子1个。它的身体不大好，有些伤风。但它很勇敢地表示只要多戴上几条手绢，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吓倒它。

右手1只。理由就不必说了。

左脚1只。右脚虽说在理论比左脚更强壮有力，但大脑认为左脚也很棒，比如人在跳远的一刹那，腾起的是右脚，但力量是来自左脚对地面的最后一蹬。参加艰苦的工作，甘当无名英雄也是很重要的。

还有噉起来的红嘴唇也跟着去。本来大家说它就不必去了，但红嘴唇为了争口气，证明自己除了会吃饭以外还有别的用处，一定要去，